

阿珏点映 第一时间看外片



电影《摘金奇缘》海报截图

□ 王文珏

【关键词】 11月30日内地院线上映 全华裔阵容的票房奇迹

今年北美票房的最大黑马《摘金奇缘》，月底要引进中国内地上映了。最近很多人问，好看吗？真有那么神吗？——这恐怕是我们衡量一部未谋面新片最常见的问题。好看，是商业角度的；神，则是更高的标准，包括了惊艳、逻辑合理、震动心灵……等等。对《摘金奇缘》在内地的观影效果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恐怕是——好看，但不神。

噱头是很足的。从导演到演员全华裔阵容，上一部是25年前的《喜福会》。片名还译作《我的超豪男友》，被誉为“老钱”的顶级豪门故事，相当于一场豪宅、时装和珠宝的盛会。

纽约大学经济学的教授瑞秋要和男友回新加坡见未来婆婆。她是移民二代，男友原本是普通人，但自从上了飞机，一切都变了——一场顶级豪宅的陌生生活呼啸而来。男友隐藏了身份，新加坡头号家族的继承人。简言之，全片所有矛盾、戏剧感，建立在“灰姑娘拜见富豪婆婆”这个老梗上。

这一拜的冲突，首先是东西方家庭观念的差异，其次是凡人和富豪之间的身份差异。杨紫琼饰演的富豪婆婆，肩颈笔直，端庄端正，对外时时处处按最高规格礼仪要求自己；对内，牺牲自己成全

《摘金奇缘》：求乐得乐

丈夫，对婆婆的百般挑剔通通忍下。她不喜欢瑞秋，因为瑞秋“不是我们的人”，虽是亚裔外表，却已很难理解传统东方家庭的亲密温馨、严密组织结构。

至于凡人和富豪之间的差别，那就是无数电影电视剧的老梗了。《灰姑娘》《小时代》《流星花园》……甚至《安娜与国王》《傲慢与偏见》，都包含这种元素。身份家世的差别，最易带来认知的偏执。成功的人物塑造，会让主人公在这个艰辛斗争的过程中，散发饱满人格魅力、情感张力。

这部影片做到了——瑞秋的身份设计是有看头的。这位女教授上课幽默犀利，三言两语收服学生的心。家族宴会上，没人搭理的她可以靠知识的攀谈，获得公主青睐。什么能和“老钱”抗衡呢？哭哭啼啼走情感路线的灰姑娘恐怕不好弄，但知识女性清爽得多。既然知识就是时代的新性感，智慧让人在弱势的天枰上，有了为命运搏杀的新支点，也有我可以说不然后独自走开的硬骨。

反转结尾中，瑞秋用一场表明心迹的麻将，打出了自己以奔为进的坦荡，也暗喻了自己对东方式隐忍与牺牲的懂得。她决定放手，把爱人“还给”家族的一幕，发自肺腑也字字珠玑，原本圆不起来的逻辑被补上最后一角——姑娘清晰、冷静，重情又明理，自立又自强，能爽朗地笑，但不会撕心裂肺地哭，整个人在新加坡麻将馆的夕阳里闪闪发光。本已胜券在握的“局”，她让给了杨紫琼，这其实也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对东方并非一无所知。这是智慧的胜利，也是理解这件事对东方和西方的握手言和。分寸刚好。

故事对中国内地观众来说，其实有些怪味。它叙述的东方不那么东方，西方也不那么西方。超豪生活过于目眩神迷，干扰了叙事的清静稳定。无时不刻对“金钱”二字的划重点、敲黑板，让注意力吃不消。新加坡富豪的婚礼、派对、公海出游，高密度声光影轰炸而来，华服繁影如千灯深海，好看也好累。这就如花腔女高音始终盘旋在最高位，炫是炫了，被传送一方却觉得离天近，离心略远。

《摘金奇缘》是合格商业片。它讲故事的方式是流畅的，选择范围是讨巧的——所有故事收拢在华裔内部，没有任何白人黑人掺和矛盾，一切变得简单明了。最终你可以把它看得很浅薄，很片面，或者很梦幻，也可以把它看得很现代女性，很慢慢与偏见。这种奇妙的多维度，也是一部商业片的卖点——你觉得哪儿痒，它就稳稳地在那儿等着你，求仁得仁，求乐得乐。



当地时间11月16日，在英国伦敦进行的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中，巴西队以1:0战胜乌拉圭队。图为巴西队球员路易斯（上）与乌拉圭队球员卡瓦尼拼抢。



11月17日，在重庆举行的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中，中国U21男子足球队1:1战平冰岛U21男子足球队。图为中国队球员尹聪耀（左）与冰岛队球员哈夫斯泰因松在比赛中拼抢。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实践创作基地 落户黄河滩区

□吴思强 报道
【本报济南讯】11月14日，山东艺术学院与利津县人民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暨艺术实践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利津县举行。

根据协议，双方将密切合作，共同挖掘利津县悠久的历史文化和独具地方特色的黄河文化。一是围绕黄河滩区内外，挖掘关于黄河的故事、古迹和典故以及独具黄河尾间特色的盐文化和兼收并蓄的移民文化；二是在深入拓展利津县旅游文化、推进乡村旅游产业发展等方面，从绘画、摄影、书法、雕塑、戏剧、舞蹈、影视和休闲文化等各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郝益军师生竹笛重奏音乐会举办

□记者 逢春阶 报道
【本报济南讯】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11月16日晚，“四十芳华”——郝益军教授师生竹笛重奏音乐会在山东省会大剧院音乐厅悠扬上演。

音乐会由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承办，是山东竹笛乐团的首秀，乐团成员分别来自郝益军教授在山东乃至全国的部分学生。乐团共上演11首作品，通过不同重奏形式，全面展示了近年来山东笛乐的发展盛况。一曲《沂河欢歌》作为返场曲目，特邀竹笛演奏家曲祥及弟子与山东竹笛乐团共同演奏。

郝益军是山东青州人，自幼深受家庭艺术熏陶。40年前，15岁的他考入山东艺术学校专攻竹笛，后考入山东艺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一步步成长为教授、演奏家。他是山东省笛子专业第一位硕士，是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竹笛学会副会长、中国音乐家协会竹笛学会副会长。这场音乐会，是郝益军40年从艺纪念演出。

演奏会前，山东艺术学院和人民音乐出版社举行了郝益军“竹笛重奏系列教材”首发式。

孔卡：中国是我抹不去的记忆

他的两个儿子甚至经常告诉别人他们是中国人

□ 赵焱 陈威华

走进孔卡在里约热内卢巴哈区一座写字楼中的个人荣誉室，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叱咤中超的“天体之王”，中超联赛冠军奖牌、亚冠联赛冠军奖牌、多个“本场最佳运动员”奖杯……广州恒大和上海上港的球衣也挂在显眼位置。

虽然已离开中国半年多，马上要到美国踢球，但以不爱对媒体说话出名的孔卡15日非常高兴地与新华社记者聊起了中国，也讲述了现在自己的生活。

“我会一直记着在中国的那些年，因为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孔卡告诉记者，其实他最初到中国时并不适应，特别是语言完全不通，生活习惯差异大，以至于到中国的第三天他就有些想回南美了。

他到现在还记得，“我刚到广州那天，接我的人问我不要喝水，我端起杯子发现竟然是热水！在广州这样一个天气较热的城市

人们竟然喝开水！这在巴西和阿根廷都很难想象。”

不过，中国人的友好让孔卡很快就解除了心理障碍，很快就专注到自己最喜欢的足球中。孔卡说：“足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也是我从小梦想。我小时候希望成为足球运动员，后来我做到了，而且能够做很多年运动员，让我有无数回忆。当然足球之路并不容易，但我很幸运，我有很多球迷，经历过几个俱乐部，这些都可以留在我的记忆中。”

谈起他在中国的两段经历，孔卡说：“在中国，我效力了两个伟大的俱乐部，在两个美丽的城市生活。要说生活我更爱上海，但气候方面我更喜欢广州，和里约的天气很像。我的两个儿子，本杰明在广州出生，布莱恩在上海出生，所以我们一家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他们两个甚至经常告诉别人他们是中国人。”

在与上海上港队解约后，孔卡回到了曾经踢球多年的里约。虽然他是阿根廷人，但妻子宝拉是在巴西认识的，里约也是他职业生涯上

升期生活的城市。

一个多月前，孔卡与美国大联盟新军奥斯汀队签约。虽然奥斯汀队2017年才成立，但自言放不下足球的孔卡还是决定加盟。“我12月就打算全家去迈阿密度假，然后明年的第二周我会到奥斯汀队报到，开始训练，因为美国的比赛从3月份就开始了。”

而现在，孔卡也依然在自觉训练，保持自己的状态。“在里约，我可以享受与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光，享受这里的阳光和沙滩。不过最重要的是训练，因为奥斯汀与我签约也是希望取得好成绩，我自己也更愿意将我最喜欢的足球作为生活重心。”

除了足球训练，孔卡在里约也打网球、打高尔夫，甚至还得到了一个网球比赛冠军。

孔卡表示：“我小时候就打过网球，一直很喜欢。现在我比较空闲，就也尝试一些其他运动来帮助自己保持身体状态，我10月参加了一个比较初级的网球比赛，得到了冠军，非常高兴。我想网球对我保持状态也是很有帮助的。”

孔卡说，他也许会在美国踢一至两个赛季，之后如果中国需要，他也愿意回到中国当教练。

孔卡认为，中国足球近些年来是在进步，但还需要时间。

他说：“我2011年到中国的时候，对中国足球不了解，中国足球也确实不为外界了解，但后来我们赢得了亚冠联赛，参加了世界俱乐部杯赛，我发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足球。我觉得中国足球的投入是值得的，但一切需要时间，中国国家队要得到好成绩，还要有一段时期，但至少现在的道路是对的，特别是中国的足球在进步，而且越来越注重青训，对年轻一代的培养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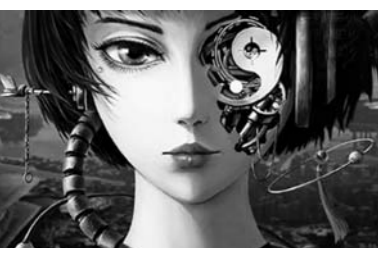
孔卡说：“我常常想着要回去，当然再回去不会踢球了，应该会去做教练，我会去竞聘，我也希望尽自己微薄力量为中国足球作一些贡献，毕竟中国曾经给了我很大帮助。而且我的两个儿子都在中国出生，我想他们也愿意回到‘自己的国家’看看。”

（据新华社里约热内卢11月15日电）

责任编辑 刘君

连载

电话:(0531)85193407 Email:liujun@dzwww.com



如果人工智能失去控制,世界将会怎样——

AI迷航

□ 肖遥

47 我回头看向夸父农场，此处能够清晰地看见无数沙石噼里啪啦地砸在农场的穹顶上。导航台里还有几个模糊的人头，似乎是郭安、赵德义等人正通过望远镜观察着我们的安危。我回头向他们招了招手，也不知道他们能否看到。不过，风墙似乎因此感知到了我的存在。它就像一辆车一样，陡然停在了我面前三米处的地方。它停下的刹那，周围哗的一声，沙石全都掉在了地上，之后便是万籁俱寂。

我踩着黑雪慢慢地靠近风墙，才走了三四步，风墙中忽然放出一束红外线光束，灵活地在我身上扫描了大约四五秒，然后红外线消失，黑色风墙呼的一声，在我的对面裂出了一道缝隙。耀眼的白光从裂缝中照射过来，就像是两扇滑动的大门左右展开，风墙的裂缝越来越大，直到敞开了一道宽约三米左右的通道才停止。然后白光不再耀眼，黑云的两侧形成了两道高耸入云的银色墙壁延伸进去，墙壁的尽头是一扇金属大门。

“这是一座城堡？”郭安和赵德义率领的100人军队此时恰好率先赶了过来，和我一起站在这扇银灰色的大门，惊讶地说道。

我点了点头：“不只是城堡，看这规模堪比一座小型城市——把城市隐藏在的风暴之中，随着风暴在荒原上移动，这真

是人类的杰作吗？”

赵德义说：“肯定不是AI!这群孙子连靠近都没法，怎么会是他们创造的？”

“那就只能是人类咯！”郭安说，“可我咋没听说过还有这码事儿？哎，也有可能外星人……”

赵德义反驳道：“外星个头啊！他们哪有这么无聊。”

正说着，萨德李骑着摩托载着程雪来到门前，程雪才下车就跑到抱着我：“哥，你可吓死我了！”

我抚着她的头发：“还记得我们昨天的谈话吗，爸爸他真的……”

程雪连连点头。

我看着她和萨德李说道：“我和郭院长、颂玲等人都是囚犯，全然不知这座风暴城市的来历，你们在外面听说过什么吗？”

萨德李紧皱着眉头没说话，程雪摇了摇头，她说：“我们只知道塔克拉玛干上自五朵金花之后便有了这一团黑雷暴，但这雷暴如何形成的，目前也没有准确答案，更别说这雷暴中还有城市。”

张颂玲忽然说道：“如果真和五朵金花有关，那么……那么我反倒觉得，这是人类为核爆做的紧急预案！”

“预案？”

张颂玲道：“比如这是一条退路，一座避难所之类的……可能当初的政府也认为无法打败Ai，为了免遭人类灭绝的风暴之中，随着风暴在荒原上移动，这真

了最后一步棋。”

程雪点了点头：“颂玲姐的推测有道理……只是，我们该怎么进去呢？”

我指着大门上一块向上斜翻的水晶凹槽道：“这好像是手指锁，也像个虹膜锁，可我都试过了，完全没有反应……”我向他们道，“你们都来试试，说不定谁就能打开呢！”

张颂玲道：“成哥，指纹和虹膜这是多古老的解锁方式啊？如果真是那样，那你给我一台计算机，我不出10分钟就能把锁给你打开……”

程雪凑了过来，端详了半晌：“哥，这的确是个锁，不过并非靠指纹和虹膜去解锁的。”

“那靠什么？”

“基因！”程雪看着我的眼睛，“这是一把基因锁！就是靠特定基因碱基序列才能打开的锁——呢，你们还不懂吗？好也是说，只要某一人根据自己的基因序列设置了密码，那么即便经过一万年，他那时候的后代来开锁，这把锁也能打开，但是换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就不行了。”

我们逐渐开始点头，终于听懂了个大概。



用一生,做好一件事——

不向手工说再见

□ 阿木

14 “纸张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国家应该提到战略高度来。”舒老师总结道。现在也许正是复兴手工造纸的好时候。整个社会的文化生态好起来了，手艺人开始受到重视，从事手艺也有了经济保障。好纸的市场越来越大，会鼓励人们将更多时间和精力用在手工造纸技艺上。当然，现在也出现一些新情况。应酬、宣传之类的事多了，手艺人不可避免地会分散精力。作为手艺人，谨记自己的职分，能回归平凡，回到手艺，这是最重要的。

芒团寨的手工造纸技艺

“好的趋向是，大部分人仍然会做纸，因为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所需；可能的问题是，因为‘非遗’所产生的利益纠纷也许会变多。”

——民族学博士莫力

芒团寨本是云南边陲耿马县一个普通的傣族村寨。和周边寨子唯一的不同大约就是，芒团寨的傣族还沿袭着手工造纸的传统。在手工造纸普遍受到冲击的近几十年，芒团寨的手工造纸始终存在于寨子的日常生活中，一直没有太大波动，被媒体称为“活化石”。

2006年，芒团寨手工造纸技艺申

遗成功，此后寨子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正是莫力感兴趣的研究方向。2011—2013年，莫力先后三次去芒团进行田野调查，前后加在一起大约十个月的时间。很难说芒团寨的手工造纸技艺开始于何时，只能说自有了芒团，便有了芒团的手工造纸技艺。当地的手工造纸与他们虔诚的佛教信仰有很大的关系。老人们会将芒团造纸的原因归于佛祖降福。在他们的讲述中，佛祖曾来到芒团，发现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造纸，于是就教芒团人如何用构树皮造出上好的白棉纸，目的是让人们用来抄写佛经。在孟定镇，只有芒团一个寨子世代从事手工造纸，其他寨子都不造纸，村里人认为这是芒团人虔诚信仰所积累的功德。

傣族社会普遍信仰小乘佛教，虔诚的信仰深植于社会生活中。对于他们来说，宗教信仰并非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而是如吃饭睡觉一般重要的日常。信仰的目的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积德”，这和信仰藏传佛教的藏族社会有点类似。

每个寨子都有佛寺，称作缅寺，缅寺一定是寨子里最富丽堂皇的建筑。宗教信仰世代相传，小孩一出生便是佛教徒，会请寨子里的佛爷取名。如果是小男孩，到了某个年纪，就会送到缅寺里当和尚，接受教育，若干年后还俗娶妻。生活中，婚丧嫁娶、盖房子、生病，都是要请佛爷诵经祈福的。不再管家的老人会进入缅寺，一心向佛，为自己和家人积累福德。一年当中，每当宗教节日，男女老幼都会停下手头的事情做“摆”。所谓“摆”是一种祈福的宗教仪式，而手工纸抄写的经文是做“摆”必需的供品。

以前，芒团的做纸人主要是进入缅寺的老人。他们离开了生产活动，不用养家，生活的主题就是信仰，做纸的动力也更多是来自信仰，而非功利驱使。他们相信，做纸时的汗水与努力都会转化为功德，越是辛苦，所得的功德也越多。芒团寨的手工纸因为质量好，附近的傣族村寨做“摆”，都会到这里买手工纸。

既然是供佛的，就容不得一丝马虎。当地人做“摆”绝对不用机器制造的纸，因为手工纸显得更加尊重。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等式：劳动=尊重=功德，“功德”无限大，有超越功利的力量。

其实想想，如果一定要在芒团的手工造纸技艺中找到“工匠精神”，不正是存在于这种简单的生活逻辑中吗？